

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融合样板

本报讯（记者 景桂珍）2024年以来，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以提升格尔木市农牧业精深加工水平、增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影响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融合样板为目标，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据了解，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聚焦枸杞、藜麦、牛羊肉等优势特色农畜产品，引进和培育一批产业集中度高、加工链条完整、质量效益好的主导产业。格尔木杞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500万元深加工枸杞1000余吨。青海格尔木垦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乌图美仁乡合作利用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资金建成总投资为962万元的枸杞锁鲜生产线，生产锁



鲜干果30余吨，产值为700万元；枸杞原浆生产线生产枸杞原浆200余吨，产值约为400万元。目前，产品已通过线上线下销往全国各地。

为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和品牌保护，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严格履行质量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建立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加强流通环节的质量监管，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要求入园企业开展质量检测，确保进入市场的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积极推广园区“瀚海绿康”“杞皇”“昆仑农垦”等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并申

请使用“神奇柴达木”地理标志，锁鲜、原浆、饮料、蜂蜜、果酱等超过40款产品已全面推向市场。

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运营团队积极考察学习运营管理、招商引资、政策制定、园区定位、管理架构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制定了《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招商措施》《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措施，为产业园的运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极探索分红型、股权型等合作模式，与乡镇、村集体、农户等主体建立新型利益联结关系，在拓宽产业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提升联

农带农成效，有效赋能乡村振兴。

建成“神奇柴达木”品牌专卖店，引进瀚海绿康、杞皇、昆仑农垦、昆杞、云朵、牧上煌、苏弥山等产业园及市相关农牧业企业品牌旗下近200款产品，对接青藏优品、抖音、快手等网络销售平台，以“线上+线下”的模式，为入园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打破销售瓶颈。

2025年，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园将产业链条向文化旅游领域延伸，通过农旅观光、农事体验、农业技术科普等，持续挖掘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聚集更多的“创新要素”，以新模式、新技术、新设备为重点，源源不断地为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注入“含新量”。

荒野守护人 ——记坚守无人区的可可西里巡山队

□ 新华社记者 史卫燕 王金山 杜笑微

新春佳节临近，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急切地踏上回家的归途，期盼阖家团聚。但有这样一群人，偏要往无人区去，不舍昼夜。

他们的名字是可可西里巡山队，他们守护的地方是生命禁区——可可西里。

地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可可西里，平均海拔接近4900米。1994年1月18日，为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杰桑·索南达杰牺牲在这片无人荒野，年仅40岁。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30多年后，亘古荒野复宁静，背后是用生命和热血铺就的生态之路，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画卷正徐徐展开。

人间净土恢复宁静

1月13日清晨6点，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一级警长普措才仁带领巡山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这次巡护的目的地是普措才仁的舅舅杰桑·索南达杰牺牲的地方——太阳湖。

可可西里蒙语意为“青色的山梁”，这片荒野是昆仑山古老褶皱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隆起的结合，仿佛高原山梁的“山梁”，“世界屋脊”的“屋脊”。

海拔高度让可可西里“拒绝”了人类的涉足，却为青藏高原的生灵创造了一片自在安居的乐土。

可可西里孕育了雪豹、藏羚羊、黑颈鹤、金雕、胡兀鹫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植物基因库”。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然而丰厚的自然遗产曾给这片净土带来过惨痛的杀戮。

20世纪80年代，大批金农涌入可可西里无人区采挖黄金，后来他们发现了比黄金更值钱的东西——藏羚羊皮。

当时，一种售价高达5万美元的“沙图什”披肩在欧美市场走俏，制作



在索南达杰保护站，可可西里巡山队队员才仁多杰和被救助的藏羚羊幼仔在一起（2023年7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一条“沙图什”需要用3到5只藏羚羊的皮。带血的披肩是人们炫耀的奢侈品，也让无人区逐渐沦为无法区。

杂乱无章的车辙印、成群被剥了皮的藏羚羊……满目疮痍的可可西里让时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感到痛心。

为挽救可可西里，索南达杰组织了一支反盗猎队伍，抓获了多个非法持枪盗猎团伙。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和队员押送盗猎分子行至太阳湖时不幸遇难，牺牲在他第12次巡山的路上。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仍保持着推弹夹的姿势，被零下30多摄氏度的风雪塑成了一尊冰雕。

那一年春节，治多县城没有听到一声鞭炮响，玉树州的干部回忆，那时了解可可西里的人还不多，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治多县有一名干部为保护藏羚羊牺牲了。

“每次要去太阳湖巡山，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痛，很难想象在苍茫雪原，舅舅中枪倒在血泊中，离世时经历了

怎样的痛苦。”普措才仁说。

曾与索南达杰共事的亲友回忆，让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他的梦想，如今光亮照进现实——可可西里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藏高原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30多年斗转星移，可可西里寒风依旧。普措才仁作为新一代守护人，驾驶巡山车辆行驶在父辈走过的巡山路上。

如今，可可西里境内藏羚羊种群数量已逐步恢复至7万余只，2009年至今未闻盗猎枪声。普措才仁说，净土重回宁静、藏羚羊自由奔跑是对自己、家人、队友最大的安慰，“再苦再累都值得”。

英雄精神代代传承

可可西里是一片面积4.5万平方公里的孤独荒野。巡山车队由可可西里东缘依可可西里山走向深处，穿行于高山之间，显得格外渺小。

1月14日上午9点半，经历超过27个小时的行程，巡山队到达太阳湖。

太阳湖毗邻青海省第一高峰布喀达坂峰，被称为“无人区中的无人区”，索南达杰的墓碑就伫立在太阳湖畔。

在舅舅的墓碑前，普措才仁注目、敬礼。2002年，从警校毕业的普措才仁放弃了在外地就职的机会，毅然回到了父辈用生命守护的可可西里。

如今，他就职于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他的弟弟秋培扎西在可可西里管理处工作。兄弟二人接过父辈的枪，在可可西里坚守了20多年。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30多年里，大自然带给人类的挑战从未改变，百余名巡山队员组成的三代可可西里巡山队坚持每3天一次小规模巡线，每年至少12次大规模巡山。

“上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索书记的事迹，很感动，这是我来可可西里工作的原因。”参加这次巡山的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辅警钦饶南江说。

队员们常说，踏在可可西里的每一步可能就是人类在这里迈出的第一步。因此，驻守无人区的巡山队员们有一项“特权”，就是为这里的山川河湖起名。红水河、幸福沟、平顶山……一个个形象生动的名字，是他们在这片无人区独有的浪漫。

钦饶南江最喜欢的地方是科考湖边的幸福沟。“虽然那里海拔有5000米，却是可可西里少有的有淡水地方，不用担心断水，我就觉得很幸福。”钦饶南江说。

提起科考湖，同行的巡山队员松森郎宝说，一次历时40天的巡山令他终身难忘。

2016年8月1日，松森郎宝和5名巡山队员进入可可西里腹地执行巡护任务。在返程的途中，他们遭遇了暴雨，一辆巡山车坏在了科考湖附近。

一辆车、6个人，往前走是数不完的烂泥滩，车辆反复陷进泥里，陷了挖、挖了陷。“战斗”了24天后，巡山队干粮告罄、两名队员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

（下转四版）